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# 楚辞校补

闻一多 著

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，大概不出三种原因。(一)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，因年代久远，史料不足，难于了解。(二)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，尤其那些「约定俗成」的白字(训诂家所谓假借字)，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窘境。(三)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错误，往往也误人不浅。《楚辞》恰巧是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，所以在研究它时，我曾针对上述诸点，给自己定下了「三项课题」：(一)说明背景。(二)(三)校正文字，诠释词义。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# 楚辞校补

闻·多 著

岳麓书社·长沙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辞校补/闻一多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3.1

ISBN 978-7-80761-920-8

I. ①楚... II. ①闻... III. ①楚辞研究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0888号

CHUCI JIAOBU

## 楚辞校补

作者:闻一多

责任编辑:蒋浩 张卫国 曾倩

特约编辑:靳龙龙

责任校对:舒舍

封面设计: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[www.yueluhistory.com](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)

岳麓书社淘宝网:<http://ylbooks.taobao.com>

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960×640 1/16

印张:10.5

字数:140千字

印数:1—5,000

ISBN 978-7-80761-920-8/I·1096

定价:17.00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# 目 录

CONTENTS

引 言 .....	1
凡 例 .....	3
校引书目板本表 .....	5
离 骚 .....	1
九 歌 .....	19
天 问 .....	37
九 章 .....	60
远 游 .....	87
卜 居 .....	91
渔 父 .....	93
九 辩 .....	95
招 魂 .....	104
大 招 .....	111
惜 誓 .....	116

招隐士 .....	117
七 谏 .....	120
哀时命 .....	128
九 怀 .....	131
九 叹 .....	137
九 思 .....	143
后 记 .....	153

## 离 骚

皇览揆余初度兮（一本余下有于字——以上校语转录洪兴祖《补注》本所载，后仿此）

案当从一本补于字。度即天体运行之宿度、躔度，“初度”谓天体运行纪数之开端。《离骚》用夏正，以日月俱入营室五度（日月如连璧，五星如贯珠），为天之初度，历家所谓“天一元始，正月建寅”，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”是矣。以“摄提贞于孟陬”之年生，即以天之初度生。“皇览揆余于初度”者，皇考据天之初度以观测余之禄命也。要之，初度以天言，不以人言。

今本余下脱于字，则是以天之初度为人之初度，殊失其旨。

唐写本《文选集注》残卷（下称唐写本《文选》），今本《文选》，朱熹《楚辞集注》本（下称朱本），钱杲之《离骚集传》本（下称钱本），明正德王鏊刊本（下称王鏊本），明朱燮

元重刊宋本（下称朱燮元本），大小雅堂本并有于字。《文选·沈休文〈和谢宣城诗〉》注引亦有。《文选·西京赋》注及马永卿《懒真子》四引并作於，本篇于於错出。

## 又重之以修能

案朱校能一作态。能态古字通（《怀沙》“非俊疑杰，固庸态也”，《论衡·累害篇》引作能。《庄子·马蹄篇》“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”，态读为能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“君子之态”，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本作能。《素问·风论》“顾问其诊及其病能”，即病态）。修态谓容仪之美。下文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，即承此言之。《招魂》曰“姱容修态”，《西京赋》曰“要绍修态”，义与此同。

## 扈江离与辟芷兮（《文选》离作蒿）

案《文选·吴都赋》注，《思玄赋》注，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，《说文系传》一二，谢维新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（下称《合璧事类》）续集四一引并作蒿。《晏子春秋·杂上篇》曰“今夫兰本，三年而成，湛之苦酒，则君子不近，庶人不佩”，《荀子·劝学篇》曰“兰槐之根是为芷，其渐之滌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”，《大略篇》曰“兰芷藁本，渐于蜜醴，一佩（倍）（上借字，下加弧者正字。后仿此）易之”，《淮南子·人间篇》曰“申菽杜茝，美人之所怀服也，及渐之于滌，则不能保其芳矣”，是古人佩服芳草，必先以酒渐之。《广雅·释器》曰“寢、醴、郁、辟、幽也”，王念孙曰“此通谓藏食物也”。案寢醴即浸湛，并与渐通。《广雅》寢醴与辟同训幽，而

王《注》本篇“扈江离与辟芷”曰“辟、幽也，芷幽而香”，正读辟为廨，是此文，“辟芷”及下文“幽兰”并与诸书言渐兰菝者同，谓以酒浸湛而幽藏之也。原本《玉篇·广部》引此作廨，廨廨同（《说文》“廨、仄也”，“廨、墙也”，以廨为壁，非是），可与王《注》相发。

### 何不改此度（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）

案本篇乎字凡十五见。“愿俟时乎吾将刈”，“延伫乎吾将反”，“历吉日乎吾将行”等三乎字皆在二分句之间，其作用与“览民德焉错辅”之焉略同（惟焉表地，此表时）余皆训于。以上二义于本文皆无施，然则一本“改”下有“乎”字，非是（古书于乎夫三虚字通用。一本“乎”字盖涉下文“来吾道夫先路”之“夫”而衍。然下文夫字当训彼，“夫先路”即彼先路。一本误指示代名词之“夫”为介词之“夫”，因于此句亦如介词“乎”字，不知“改”为外动词，外动词后固不容有介词也）。“何不改此度也”与《思美人》“未改此度也”，句例略同。

唐写本及今本《文选》并无乎字，与本书同。又案一本句末有也字，审语气，有之为是。唐写本及今《文选》，钱本，王鏊本，黄省曾校刊宋本（下称黄省曾本），朱夔元本，大小雅堂本并同。

### 来吾道夫先路（一本句末有也字）

案一本有也字，是。唐写本《文选》，钱本，王鏊本并有。



##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

案四句当在上文。“纫秋兰以为佩”下。知之者，此处上云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也”，下云“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”，上下均言行止，中忽阑入此四句，则文意扞格。实则此云杂申椒，纫蕙茝，仍以服饰为言，纫蕙茝之纫，即前“纫秋兰以为佩”之纫，故知四句当与彼文相承。

夫如此，而后自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”至“恐美人之迟暮”一段，专言服饰，自“不抚壮而弃秽兮”至“伤灵修之数化”一段，专言行路，层次井然，文怡理顺矣。或疑四句既本在上文，则此处“来吾道夫先路也”与“既遵道而得路”两路字相次为韵，恐无此例。不知“先路”之路本读为辂（《书·顾命》“先辂在左塾之前”，《周礼·典路》郑众《注》引辂路），与下“得路”之路，字同义异，不妨相叶，犹后文“孰求美而释女”，亦与“岂唯是其有女”相叶而不嫌。学者正以不明上路字之义，以为连用二路字，不合韵法，遂私移此四句于其间，以隔绝之耳。彼其意方以为如此，则三后尧舜，以类相从，于文弥顺，而不悟其先后，后尧舜，叙次已颠倒矣。注家顾从而竟为之辞，以发明其倒叙之义，不已惑欤？

## 何桀纣之猖披兮（猖一作昌，《释文》作倡，披一作被）

案日本《新撰字镜》六引原本《玉篇·巾部》转引本书作昌披。朱本，元刊本（后称元本），王鏊本，朱燮元本，大小雅堂本，并作昌被。唐写本及今本《文选》并作昌披。《合璧事类·续集》四一引本书同。《易林·观之大壮》曰“心志无良，昌披妄行”，亦作昌披。是猖字古本当作昌。今作猖者，

盖后人以训诂字改之。

### 反信谗而齋怒（齋一作齐，《释文》齐或作贲）

案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七，《太平御览》（后称《御览》）九一三，又九八一，《事类赋注》二四，《合璧事类·续集》四一引并作齐。唐写本《文选》作齐，载陆善《经说》曰“反信谗而同怒已也”，正以同训齐。今本《文选》亦作齐，五臣说与陆同。《释文》曰“齐或作贲”，是《释文》本亦作齐。疑古本如此。今作齋，亦后人以训诂字改。

###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

洪兴祖曰“一本有此二句，王逸无注，至下文‘羌内恕己以量人’，始释羌义。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。《九章》曰‘昔君与我诚言兮，曰黄昏以为期，羌中路而回畔兮，反既有此他志’，与此语同”。案本篇叶韵，通以二进，此处武怒舍故路五字相叶，独为奇数，于例不合。此亦二句当为衍文之确证。

二句本《抽思》文，后人以其与本篇下文“初既与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”二句相似，因误入本篇，又易“回畔”为“改道”以叶韵也。唐写本及今本《文选》并无此二句，钱本亦无，当据删。

### 畦留夷与揭车兮（揭一作藹，《文选》亦作藹车）

案《尔雅·释草》注，《合璧事类·续集》四一引亦作藹。

## 杂杜衡与芳芷（衡一作藿）

案《艺文类聚》（后称《类聚》）八一，《御览》九八三，虞载《合璧事类·别集》五五引并作藿。

## 冀枝叶之峻茂兮（《文选》峻作蓂）

案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曰“实叶蓂琳”，《古文苑·蜀都赋》曰“宗生族攒，俊茂丰美”。峻茂与蓂琳，俊茂并同。《合璧事类·续集》四一引亦作蓂。

## 蹇朝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

案辇当为辘，两替字并当为纒，皆字之误也。辘，缚也。（《荀子·正论篇》“晋侮揅搏”，揅亦搏也。《晋语》一“戎夏交揅”，犹交搏也。搏与缚，揅与辘，并义相近。以手曰搏，以绳曰缚，搏谓之揅，则缚亦可谓之辘。）纒即彘字。《说文》曰“彘，小束也，读若蚩”。《广雅·释詁》三曰“彘，束也”。《齐民要术》二曰“彘欲小，缚欲薄”。字一作纒。《集韵》曰：“纒，缩也”（起鞞切），《尔雅·释器》郭《注》曰“缩，约束之”。彘纒音义不殊，而从开与从扶之形元复同（《说文》彘为禁之篆文，扶即𠂔之讹变，是从扶与从开同），是彘纒确为一字。篆书自（𠂔）与心（𠂔）略近，故纒或误为辘。《篇韵》有辘字，音贱（云出《释典》，未详是何经论，待检），即纒字也。今本作替，即辘之省。

辘纒并训缚束，“朝辘”“夕辘”，谓朝夕取芳草自缚束其身以为佩饰也。（上文“擘木根以结萑兮，贯薜荔之落蕊，矫

菌桂以纫蕙兮，索胡绳之纚纚，謇吾法乎前修兮，非世俗之所服”，又曰“余虽（唯）好修姱以鞿羈兮”，皆谓以芳草饰身，如后世之纓络然。）“既纒余以蕙纒兮”，犹言束我以蕙草之纒带也。纒古音在諳部，与上句艰字正相叶。今本纒误为替，相承读为替废之替（他计切），则既失其义，又失其韵矣。

## 固时俗之工巧兮

刘永济氏云，固疑何之误。此句两见《九辩》中，皆作何。何有疑怪意，作固，则肯定矣。案刘氏近是。何固形近而误。然《七谏·谬谏》曰“固时俗之工巧兮，灭规矩而改错”，袭《骚》文而字亦作固，则东方朔所见本已误。

## 余独好修以为常

孔广森、姚鼐、梁章钜并以为常惩不叶，谓常当为恒，避汉讳改。江有诰则以为阳蒸借韵。案江说是也。常惩元音近，韵尾同，例可通叶。《天问》曰“荆师作勋夫何长，吴光争国何久余是胜”（二句今本次第讹乱，句中亦各有夺误，并详《天问》），长与胜叶，例与此同。《七谏·自悲》曰“凌恒山其若陋”，《哀时命》曰“举世以为恒俗兮”，此本书不讳恒字之明验。

## 女嬃之婵媛兮（婵媛一作婵援）

案婵媛当从一本作婵援。《说文》曰“啍，喘息也”，“喘，疾息也”，“歔，口气引也”，喘歔一字。喘缓言之曰啍啍。《方

言》一曰“凡恐而噎噫……南楚江湖之间曰啍啍”，《广雅·释詁》二曰“啍啍，惧也”。案喘训疾息，噎噫亦疾息之谓（《诗·黍离》传“噎，忧不能息也”，《说文》“噎，饱食息也”。故亦谓之啍啍。揜援即啍啍，《吕氏春秋·贵直篇》狐援，《齐策》六作狐啍），亦即喘。喘息者气出入频促，如上下牵引然，故王《注》训揜援为牵引，《说文》亦训歔为口气引也。唯《方言》《广雅》以啍啍为恐惧，似不足以该啍啍之义。凡情绪紧张，脉搏加疾之时，莫不喘息，恐惧特其一端耳。本篇曰“女媭之揜援兮，申申其詈予”，此怒而喘息也。《九歌·湘君》曰“女揜援（旧本字皆从女，今正。下同）兮为余太息”，《九章·哀郢》曰“心揜援而伤怀兮”，《九叹·思古》曰“心揜援而无告兮”（口之喘息由于心之跳动，故又曰心婵媛），此哀而喘息也。《悲回风》曰“忽倾寤（即惊寤。《左传·文十八年》敬嬴，《公》《穀》敬并作顷，《左传·昭七年》南官敬叔，《说苑·杂言篇》作顷叔，此倾惊可通之比）以揜援”，此惊而喘息也。然喘息谓之揜援，其义既生于牵引，则字自当从手。学者徒以《离骚》《九歌》之揜援者，其人皆女性，遂改从女，乃至他篇言揜援之不指女性者，字亦皆变从女，不经甚矣。若《白氏六帖》（后称《白帖》）一九，曹秋岳抄本《邵氏闻见后录》二六引本篇并作婵娟，则直以为女子好貌，信乎大道多歧而亡羊也。

##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

案古字亡忘互通。亡身即忘身，言鮌行婞直，不顾己身之安危也。王《注》如字读之，非是。五百家注《韩昌黎集》三《永贞行》祝《注》引此作忘，足正王《注》之失。

## 终然殀乎羽之野（殀亦作夭）

案鮪非短折，焉得称殀？殀当从一本作夭。夭之为言夭遏也。《淮南子·俶真篇》曰“天地之间，宇宙之内，莫能夭遏”，又曰“四达无境，通于无圻，而莫之要御夭遏者”。夭遏双声连语，二字同义，此曰“夭乎羽之野”，犹《天问》曰“永遏在羽山”矣。《礼记·祭义》疏引郑志答赵商曰，“鮪非诛死，鮪放诸东裔，至死不得反于朝”，放之令不得反于朝，即夭遮遏止之使不得反于朝也。此盖本作夭，王《注》误训为蚤死，后人始改正文以徇之。唐写本及今本《文选》并作夭，王十朋《苏东坡诗集注》十二《次韵答章传道见赠》注引同。

## 汝何博蹇而好修兮（《文选》作蹇）

案今本《文选》仍作蹇，五臣作蹇；《路史·后纪》注一引本书亦作蹇。蹇蹇正借字。蹇犹偃蹇也。博与踳通。《字镜》曰“踳，蹀也”，蹀犹蹀躞也。博蹇，盖行步合节，安舒自得之貌。《远游》“音乐博衍无终极兮”，《注》曰“五音安舒，靡有穷也”。博蹇与博衍同（《说文》愆重文作蹇）。声音安舒谓之博衍，动作安舒谓之博蹇，皆有节度之貌也。又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“灵偃蹇兮姣服”，《注》曰“偃蹇，舞貌”。案彼曰偃蹇，曰姣服，与此曰博蹇好修，下又曰姱饰，语意略同。舞曰偃蹇，行曰博蹇，亦皆安舒有节度之貌。今本作“博蹇”，王《注》曰“博采往古，好修蹇蹇”，失之远矣。



## 纷独有此姱节

案节与服不叶，朱骏声谓当为饰之说，是也。饰节形近，往往相乱。《礼记·玉藻》“童子之节也”，《仪礼·士冠礼》注引作饰，《韩非子·饰邪篇》“国难节高”，今本误作饰，本书《天问》注“修饰玉鼎”，《御览》八六一引误作节，并其比。上文曰“佩缤纷其繁饰兮”，下文曰“及余饰之方壮”，媵饰与繁饰、壮饰，皆谓盛饰也。

### 五子用失乎家巷（巷一作居）

案当作“五子用夫家巷”。巷读为闾（王引之说）。“五子用夫家闾”与后文“厥首用夫颠隕”句法同。意者后人读巷为闾巷之巷，则句中无动词，文不成义，因改夫为失以足其义。一本巷作居，亦以求动词不得而私改，而不悟居之不入韵也。班固《离骚序》引淮南王《离骚传叙说》曰“五子以失家巷，谓五子胥也”，是淮南王本作“五子以失家巷”。以用声转义同，“以失家巷”犹“用失家巷”。淮南本夫已误作失，正以读巷如字而改之。然淮南本夫虽误失，而尚无乎字。今本又衍乎字者，后人以“五子用失家巷”不类《离骚》语调，乃又沾乎字以求合乎骚体也。

### 又好射夫封狐

案夷考古籍，不闻羿射封狐之说。狐疑当为猪，字之误也。篆书者作，缺其上半，与相仿，而豕旁与犬旁亦易混，故猪误为狐。《天问》说羿事曰“冯珧利决，封猪是射”，《淮南子·本经篇》曰“尧乃使羿……禽封豨于桑林”，封豨即封猪也。其在《左传》，则神话变为史实，《昭二十八年》称乐正

后夔之子伯封“谓之封豕，有穷后羿灭之”，封豕亦即封猪也。《古文苑·扬雄〈上林苑箴〉》曰“昔在帝羿，失（原作共，当为失之讹。失与佚通）田淫（原误径）游，弧矢是尚，而射夫封猪，不顾于愆，卒遇后忧”，字正作猪。雄文语意全袭《离骚》，“封猪”之词或即依本篇原文，若然，则汉世所传《离骚》犹有作猪之本。

## 举贤而授能兮

朱骏声谓授为援之误，举《礼记·儒行》“其举贤授能有如此者”为证。案朱说非也。《庄子·庚桑楚篇》曰“且夫尊贤授能，善义与利，自尧舜以然”，《荀子·成相篇》曰“尧授能，舜遇时，尚贤推德天下治”，“授能”之语，并与此同。《吕氏春秋·赞能篇》“舜得皋陶而舜受之”，高《注》曰“受、用也”。受授古同字。授能犹用能也。（《左传·闵元年》“授方任能”，《管子·幼官篇》“尊贤授德则帝”，授亦皆训用。）本篇王《注》曰“举贤用能”，训授为用，与高说正合。然则《儒行》“举贤授能”实授能之误（《汉曹全碑》《永受嘉福瓦》及《陈受印》受并作受，与爰形近，故援授二字古书每相乱。《九歌·东君》“援北斗兮酌桂浆”，《御览》七六七引误作授，《吕氏春秋·知分篇》“授绥而乘”，《意林》引作援），当据本篇及《庄》《荀》之文以订正。朱氏反欲援彼以改此，疏矣。

## 溘埃风余上征

王夫之云，埃当为俟。案王说殆是也。《远游》曰“……



凌天池以径度，风伯为余先驱兮，氛埃辟而清凉”，《淮南子·原道篇》曰“是故大丈夫……乘云陵霄，与造化者俱，纵志舒节，以驰大区……令雨师洒道，使风伯扫尘”。诸言飞升者，必先使风扫尘。此亦托为神仙之言，何遽欲冒尘埃之风以上升哉？“溘俟风余上征”与“愿俟时乎吾将刈”句法略同。至《文选·吴都赋》刘《注》，《谢玄晖〈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〉》注，《江文通〈杂体诗〉》注，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五，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六所引作颺之本，疑亦非是。虽然，惟其字本作俟，故一本得以声近误为颺。若作埃，则无缘别有作颺之本矣。

### 欲少留此灵琐兮（琐一作璫）

案琐璫并当为藪，声之误也。（《说文》操读若藪，而古字巢巢音同，《说文》藻重文作藻，是璫音亦近藪。）此本作藪，以声误为璫，而璫与琐同，故又转写为琐。灵藪即上文之县圃。《周礼·职方氏》曰“雍州其泽藪曰弦蒲”，《说文》藪篆下亦曰“隴州弦圃”，弦蒲、弦圃即玄圃，亦即县圃。县圃为古九藪之一，以其为神灵所居，故曰“灵藪”。《十洲记·昆仑洲记》曰“其王母所道诸灵藪，禹所不履，唯书中夏之名山耳”，此则古称昆仑诸山为灵藪之实例。言昆仑，斯县圃在其中矣。

### 聊逍遥以相羊（逍遥一作须臾）

案敦煌旧抄《楚辞音释》残卷（下称敦煌本）作须臾。

### 朝吾将济於白水兮（於一作乎）